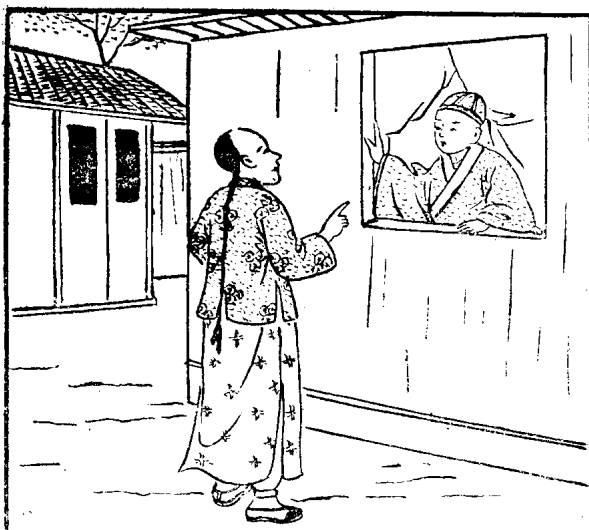


野史雙爆言



風竹
堂

回頭看時正是車上所見
小尼因急問你是何人



尋一個不耐煩方從破棉絮
籠子裡倒了出來



公了慌忙走一步深深的
唱個肥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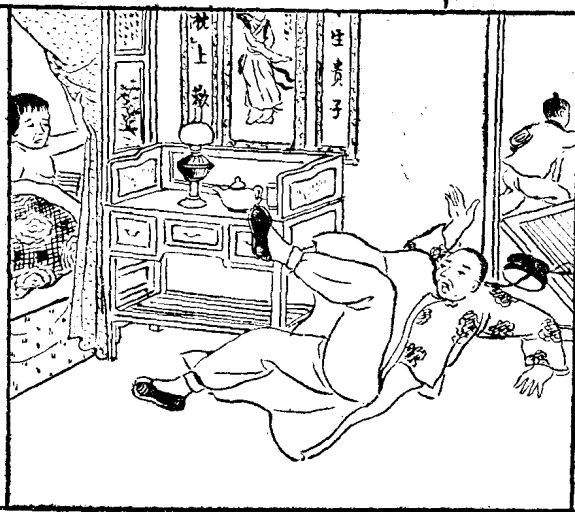
隨手把公子衣袖一扯只聽
琅一響早已落出一大封銀子
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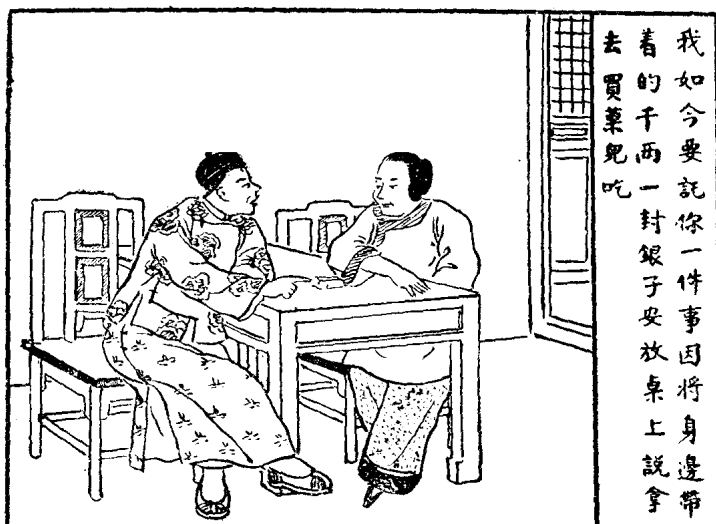


得公子進房便是描燭一般拜將下
去說一聲老爺恭喜



便飛一腿將公子踢倒奪開了路
跨出房門





第十一回 淨土翻成孽海 綠林喜得英才

朱明把刀擎起。正在砍下。只見推車的三個強盜。一齊跪下痛哭道。咱們已經被擒應該就死。如何連累別人。爺只把咱們三個砍了就是。朱明尚未開言。士杰大喊起來道。朱兄罷了。放他去罷。大郎也來勸着。朱明道。強盜是好放的嗎。且待我看來。一手拿過火亮。細把衆盜照看。只見個個猙獰。人人勇猛。兩個盜首。生得更魁梧。不由太息道。草澤之內。固大有人。親爲解其綁縛。說道。你們都去罷。衆人叩謝起來。求問朱明等名姓。朱明道。萍水相逢。一霎便飄流開去。記恩記怨。終是枉然。你們若改邪皈正。後會正自有期。倘然怙惡不悛。就永無相見之日了。何必致問。那兩個盜首道。恩爺雖不望報。小人們實有良心。就是供一牌位。燒

一炷香。也是小人們一點微意。朱明道。大丈夫怒則刀兵。喜則杯酒。偶然感觸。開籠縱桎。何足爲恩。亦無可感。既是你們好意。我和你相逢此地。就稱我們爲東阿生罷了。說畢。催着車夫就要動身。衆盜一齊跪下道。此去宿頭。有十七八里。山徑崎嶇。樹木叢雜。積雪未化。路滑難行。況車已斷槓。腹中飢餒。尤爲費力。小人們見爺貌若天人。勇力蓋世。兼之氣概非常。斗膽欲請至山莊款留一宿。略聞咳唾。明日五鼓送行。也不枉虛生人世。倘有異心。天誅地殛。朱明暗想。大郎受傷。固該早息。路遠腹虛。車又斷槓。實屬難行。這些人心術。畢竟如何。亦須討一下落。因笑道。說大丈夫推誠相與。蠻貊可行。昔齊賢從盜乞食。張綱臥寢賊營。誰謂古今人不相及邪。何必發誓。衆盜大喜。歡呼如唱凱歌一般。幾個執着火亮。幾個扛着車子。叫車夫趕着牲口。簇擁而行。過了一重崗子。

有一二十個嘍囉執火而來。盜首喝令前行。又過了兩重崗子。顯出一所莊院。門前一灣澗水。四面環着合抱的樹木。兩邊有百十餘家村落。正在那山凹中間。滿山都是松樹。層層圍裹轉來。甚是藏風聚氣。走到澗邊。却是一條木橋。莊內跑出一羣獵犬。都是高頸瘦足。捲尾鉤身。向着朱明等直撲將來。兩個盜首在後面大喝了一聲。便齊齊的掣回身子。搖尾而行。如引導一般。先跑入莊門去。朱明等進廳堂。各盜領着頭目。重復叩頭致謝。朱明扶起。問其姓名。方知爲首二人。一個姓茅名虎。一個姓范名勝。都是汶上縣人。二人也問朱明的姓名。朱明方始說與知道。吃過了茶。就有一個嘍囉。送上一大包藥。茅虎道這是神效刀瘡之藥。替尤爺敷些。小人受恩爺一刀。和帶傷的兄弟們。也都要用着哩。大郎忙把傷處解開。范勝替他搽上。包紮好了。受傷各盜。自去敷搽。嘍囉已燙出酒來。朱明

叫茅范同坐。兩人抵死推辭。就被士杰一手一个拉住。喊道四海之內。皆兄弟也。快些坐下罷。不然就要和你廝打哩。二人只得坐下。先擺的兔脯獐乾。鹿肥虎肉。後獻上蒸猪蒸羊。爆雞燒鴨。桌前架着一二尺長。六七寸圍圓。焰騰騰鑠石流金的火炭。大家放量而飲。飲至半酣。酒力內發。火勢外熾。一个个都熱出汗來。嚶囉提着一簍炭。正待倒下盆去。被士杰兜臂一把。失聲叫喚。朱明忙問何故。茅范驚喝嚶囉。士杰道。更倒下去。便把人炙焦了。却不干他事。是我着急捻得重了些。不道他皮肉這般輕嫩。茅范大笑。席散後。朱明問道。你們說除和尚之外。從沒殺人。想與和尚有仇嗎。茅虎道。小人住在汶上縣西門外。離城十里。一个大慈悲寺。管下的房頭。叫做清淨招提間壁。那招提內住持。號叫百空。是寺裏大和尚真如付拂的徒弟。那真如生得相貌豐富。能言善辯。結交官府。與京

裏大老爺都有線索。在府縣面前說話。一說一靈。這百空靠着真如聲勢。專一結交書吏。寫得絕好呈狀。替人包打官司。庵裏造作密堂。宰殺賊牛賊馬。開場放賭。紮囤詐錢。山東一帶大道上的土妓。每月有他常例。若少缺了。官府就差人下鄉驅逐。遮摸幹下些不公不法的事。官府捕捉要緊。只買得勸他收留在庵。應捕人等。使不敢去拿。更有一椿傷天理的事。是酷好男風。庵裏絕標致的沙彌。有五七个。儘他受用。兀自在外搜括。但是瞧見清秀小夥。便設計弄入庵中取樂。又最喜姦弄幼童。常常把小孩子屁股弄破。鮮血淋漓。啼啼哭哭。父母知道。只可鼻涕眼淚出氣。噫屁也不敢放一个。茅虎等正說到那裏。被士杰將手裏一碗剛泡濃茶。向火盆裏一摔。潑得那火灰轟起。飛了朱明等一頭。朱明驚訝道。士杰這又是什麼緣故。茅虎范勝滿臉失色。嘍囉們連私下站聽的頭目。俱嚇得面面相覷。

• 士杰揀着肚子道。小弟聽着和尚無法無天作惡。氣得慌了。朱明笑道。原來是這個緣故。却干這茶碗甚事。把來摔破了。茅壯士且把這話說完。士杰休再發莽性。茅虎纔放了心說道。却是那一年小人隔壁鄰家。一個小孩子。年止九歲。跑到庵裏去頑耍。被他捉到房中。一頓狼弄。死了過去。那賊禿叫人扛到他家。說是爬在樹上騎豁了的。他父母喊醒轉來。問明緣故。請了醫生。醫治不好。到半夜裏就痛死了。他母親亂磕亂撞。要死不死。哭得好不傷心。又不敢傷犯那賊禿。只把心口狠捶道。死了我了。死了我了。小人聽了一夜。氣極性發。一早起來。要痛打這賊禿出氣。湊着這賊禿走出庵來。被小人劈心一拳。不料登時打死。士杰拍案大叫道。打得好。打得好。我聽你說了半日話。把肚子幾乎脹破。若不是一拳打死。就和你拼个死打。償那小孩子的命哩。朱明不覺大笑。連茅范衆人都忍

笑不住。茅虎又說道。小人幸無父母妻子。連夜逃走。走到此地。被衆兄弟出來邀截。因鬥小人不下。勸說入夥。小人暫且安身。後來官府着落遠親近鄰追拿。這范兄弟與小人相好。漸漸要着他身上。便也逃在外邊。直到去年二月裏纔到此聚義的。小人們一來事因和尚而起。二則見那些和尚。姦盜淫邪。無所不爲。各處庵寺。大概如此。故此對天發誓。遇着和尚。都不放生。取出心肝做湯醒酒。朱明道。這也罷了。只是你們在此胡做。官府怎生容得。不來捕捉。這些莊鄰。如何也不舉報。任憑你們作爲呢。

●茅虎道。如今人怕的是兇。官府也差過幾次人來收捕。被小人們都趕散了。走不迭的也磕傷了幾人。州縣官每月出甘結。說所管地方。並無盜賊。若要申文出去。請兵派將。他如何敢呢。這些莊鄰。莫說不肯首報。還惟恐我們不做這勾當呢。朱明道。這是爲何。范勝接着說道。從前衆兄弟

在此。還是無紀之師。隣里都懷畏懼。自茅大哥入了夥。就整頓起來。立有禁約。號令嚴明。止規富商大賈。汚吏貪官。違令者軍法從事。大家都有約束。不敢無事生風。與這些隣里。真是秋毫無犯的了。當先縣裏拿着一一起盜賊。就下鄉來斂錢。若不給他。就攀在案裏。等你辯得明白。已是破了家了。就是大道上餓死一個無名乞丐。官河內漂出一個無主浮屍。都要來生發銀錢。其餘借車借馬。查賭查嫖。禁私宰。捉私鹽。斂丁錢。派冊費。編保甲。散田單。挨排里長。查勘堡房。每月出具。並無盜賊生發。奸匪容留。及積年逃兇逃盜在境甘結。道不盡的許多名色。色色俱要費錢。攪得村裏人家雞犬不甯。夜裏都是擔驚受怕。睡不着的。如今小人們聚在此處。那些汎快弓兵。及一切差牌。影也沒一個來了。村裏人種地的種地。摸魚的摸魚。牧羊放鴨。樵柴紡紗。日裏安心去趕那正經。閒着就

說朝報。下屎基。到夜裏床上。不覺睡到天明。好不快活。遇着荒年。問小人們借貸些資本。將就苦守。等下次的田場。再不肯出去逃荒。別村裏的人眼睜睜地看着。都不伏氣。恨不得都擠到這村來住。恩爺不見。一路的樹皮都剝光了。小人這村裏可有一株沒皮的樹。他還肯舉報我們麼。朱明忽地感觸太息道。胥吏如此作奸。官府全無覺察。雖有循吏而不能照及覆盆之下。此不得爲民賊恕也。士杰等俱點頭長歎。茅虎道。從前時祁公當國。奸臣還有懼礙。自從沈太師藥死了祁公。與裴太監趙吏部成兵部一班人。狼狽爲奸。朝裏通沒正人。外邊官府。非貪卽酷。盜賊日多一日。百姓越發苦了。朱明笑道。祁公好好病死。怎說是沈太師藥死。茅虎道。這原是村裏人的朝報。說祁公參了沈太師。進什麼春方。就被他藥死的。母朱明道。祁公死後。我在京中。祁相參。本係我家叔手筆。又受裴直囑託

。特參謫降。這是有的。若說藥死祁公。這真是村中朝報了。茅虎道。原來這是假的。只是沈太師一味貪財。歡喜奉承。內外大小官員。都只管逢迎上官。進奉財帛。公行賄賂。把民間的事。一毫不管。如今山東地方。盜賊雖多。還沒甚大事。那青登萊三府海島中。江洋大盜。都靠着妙相禪師。了空和尚。并番僧的勢力。無所不爲。只怕將來就有大事哩。朱明聽見了空二字。急問茅虎。茅虎道。小人弟兄們住在這裏。怎便曉得外事。這班江洋夥友。蹤跡又沒處探聽。也不過是斷爛朝報罷了。這了空和尚。說是在昭慶寺當家。裴直家在杭城。他姪兒裴文與他結交聯絡一氣。原來江洋裏的人。都是裴家布置。因法王勢力甚大。仗着他好結黨羽。故此時賊閹與申相表裏爲奸。隆奉和尚。其實各有異志。將來終不兩立。那裴文是個酒色之徒。知道了空挺於探戰。百計去巴結他。要求他方術。了空亦

靠他的勢。圖個結交官長的路頭。十分親密。兩人雖則一僧一俗。若是女色上的講究。竟有要做易內通室故事。這裏百空酷好男風。專弄小沙彌。了空却不好此。他寺裏掘有地窖。藏些婦女。凡是進香的。及租他寺中屋宇的。店戶人家。稍有姿色。他便計賺力屈。軟硬要到手了。昨日莊裏人有在杭州做賣買的回來。報一新聞。倒也可喜。這位尤爺是杭州人。不知此事可真麼。說道。裴家有墳在西湖山上。數年之前。有徽州風水先生。說他葬的是真龍發跡之地。裴文一發胡爲。誰知今年三月初頭。這山上出了蛟。把墳都冲塌了。想來風水所說的真龍。就是此孽禍。剛巧在出蛟的第二日。昭慶就失了火。燒死和尚不少。了空亦在數內。窖裏的婦女都逃了出來。妙相也是昭慶方丈。他本是法王的貼身行童。那年了空自知結怨地方。壓住不得人。特地到京裏請他下來。坐起方丈。號召各處僧衆。聽

他差使。每日丁空揀兩個客裏的供養他。聽說妙相比了空又狠。那供養過的。到了次日出來。都像生病一般。須得調息十日半月。纔可輪轉一回。了空用了幾個老在行的女人。在那裏管客裏的事。兩個禿驢。享用不盡。不料連妙相一同火化了。這信傳來。小人們着實快活。趕忙打發喫囉。到文登縣。看那江洋裏的舉動。只見盜船上各挂白布旗號。都收泊在附近海島中。有十幾天不到洋面上做買賣了。如今聽說法王已割寶音寶華兩寺的和尙。代了妙相。杭州一路。尙無人主管。也是爲了斐文。恐怕自己的人。爲他心腹。幫他做事。所以說兩賊參商。貌合神離。將來舉起事來。禍猶不大。朱明道。我不信裴文這廝。有此靠傍。那了空又是如此聲勢。如今裴文勢孤。浙江的事自無顧慮。但浙江沿海。門戶正多。裴文心腹四散。那登萊青的怕另有勾結之法。你們在此。將來登州一帶。自須靠着你們。